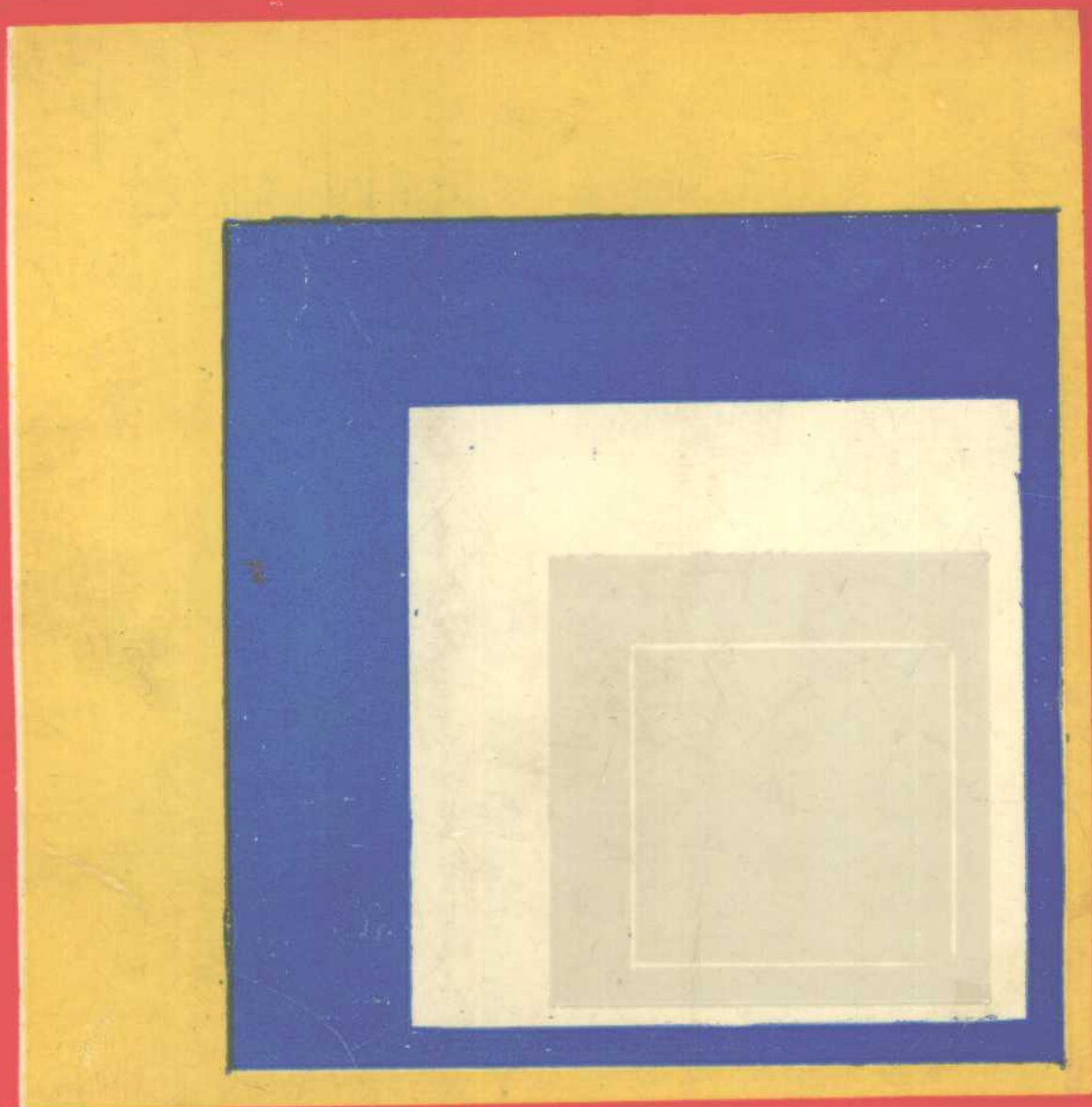




刘富道

步入文学殿堂

长江文艺出版社

刘富道

文学殿堂

自序

这本书的内容大体包含三个方面，一是讲述我自己的创作体验，一是评点他人的作品，还有一部分是描写作家艺术家生活的。

这本书中的文章，除一篇是赶写的补白外，都是发表过的。其中一些见解，我多次在一些文学讲座上讲过。编辑这么一本集子，是我多年的心愿。我很有兴趣同久久徘徊在文学殿堂门前的朋友们，就创作入门问题进行切磋。

我喜欢用轻松的笔调来讨论文学艺术。本书涉及到的一些创作理论，我都是用自己的领悟和语言表述出来的，我不希望让人读起来乏味和有沉重感。

文学殿堂是一个神圣的神秘的神奇的所在。就我从事的职业而言，可以说在文学圈子之内。但能不能因此就说，已经进入了文学殿堂呢？我自忖自度，未必是这样。不过，或许可以算是偷偷溜进去过几回，在那个神圣的神秘的神奇的地方，也窥探到一星半点奥妙。这里收集的一些文章，就是向苦恋着文学的朋友们传达一些信息，说说我是怎么溜进去的，说说我溜进去看到了什么。

本书共收文章 74 篇，分为 6 辑。大部分文章是

谈小说创作的。我对小说艺术的探索,注重三点:首先揣摩创作意念是怎样产生的,其次研究构思是怎样形成的,第三分析新的形式是怎样找到的。我以为这三点既是小说创作入门的关口,又是认识小说艺术世界奥妙的途径。我还就报告文学的写作体会,专门写了几篇文章。

我曾任《长江》文学丛刊主编,其间隆重推出过一些新人新作,并撰写过导读文章。这里选进的《古宅里走出个傣哈》和《古清生带我们走进古巷道》,两个标题都是我的得意之作,新人新作的名字都包容进去了。我觉得这些年轻人闯入文学殿堂的经验,同成熟作家的经验一样,值得青年朋友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经验,更值得青年朋友效法。

我的一位在大学任教的堂兄,近二三年出版了两本书。他送我书时写信给我说,他能接连出书,得益于我给他介绍的杨氏治学方法。他以往写过好多专业技术文章,但不能成书。我给他介绍的方法,就是本书中的《杨江柱治学的奥妙》。杨氏是研究文学的,我这位堂兄是研究化学的,虽然学科不同,但治学方法却有相通之处。

有人读了很多书,也很勤奋,就是找不到自己的成功之路。其实,文学殿堂固然门禁森严,但只要悉心找到一些小小的窍门,是可以溜进去的。

目 录

1	自序	106
	小说从这里诞生	112
1	关于小说创作的几句话	117
6	鼻腔里的钉子	120
9	难解的构思谜	122
16	无稽之中有真实	126
21	节奏与情调	130
24	人情之中多有微妙处	133
28	写一点生活的情趣	143
34	小说从这里诞生	150
48	小说语言一般谈	153
55	小说叙述语言的锤炼	156
60	向生活学习语言	158
65	自我欣赏的小说标题	160
	成功之路	163
67	成平和女兵生活小说	172
76	《韩石山文学评论集》序	175

83	西河：刘醒龙开挖的一条河	
89	未经标榜的襄河系列小说	
94	李建纲的幽默	录目
98	令人陶醉的真实	
102	用童心体察世界	
106	一条可取的成功之路	录自
111	我的忘年交	
115	文学象个魔女	
117	文学圈外人	
120	艺术殿堂	
122	古宅里走出个傣哈	
126	古清生带我们走进古巷道	
130	黑灯在我眼前闪亮	
133	原汤原汁好味道	
143	一个女人的悲剧	
150	献给伟大时代的画卷	
153	这是一个典型	
156	我期待的一个故事	
158	她拥有过美丽的人生	
160	老作家与小兜兜通信小引	
162	杂碎集	
169	杨江柱治学的奥妙	
172	书的外围组织	
175	怎样给编辑写信	

《围城》闲话

- 179 好书不厌百回读
182 慢读细品更有味
184 饭种子的学问
186 好有一比
189 克莱登大学文凭的戏剧性
193 调侃：高超的语言艺术
196 妙哉，咬文嚼字
200 没个好看的女人
203 女子无容貌与男子无口才
205 且看洋板眼
208 闲话之外的闲话

小小小说创作论

- 211 从《六指龙》夺魁说起
219 微型小说的微言大义
222 如果换个写法呢？
224 愿你也来个契诃夫

遍地黄金

- 229 我从这边看
232 花钵中的野草
237 遍地黄金
242 走俏的纪实文学

文坛风景

《围城》

245	关于湖北作家群	173
248	莫道阴盛阳衰	181
251	跋涉的十年	184
258	百花园中的盛会	186
262	书呆子的尴尬	188
266	严肃文学刊物出路在哪里	193
	文学的出路	196
271	辈分错位趣谈	200
275	他走进了雪的梦	203
281	落拓不羁的韩石山	205
286	金宏达	208
290	周翼南的第二职业	
293	梁岩的脊梁	
301	指点江山	211
307	我想有个家	216
314	杂家·怪人·怪画	223
318	迟到的拾贝人	224
325	自传	

金黄

金黄

金黄

金黄

金黄

关于小说创作的几句话

今年春天，有所大学约我去给同学们谈个人的创作体会，我拟的提纲里有这么一个题，所谓构思在作家的头脑里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自己零零星星的一些体验，罗列了几句话。这几句话是：

- 1、不是完全想好了再写。
- 2、抓住一个悬念。
- 3、把握故事发展的大体趋势。
- 4、影影绰绰有个终点。
- 5、心中藏着一个妙处(或妙趣)。

这几句话看上去没有多少理论性，也并不象专门谈构思。是的，我本来就没有准备那么去谈，我表述的是些实际的体验，是些形象思维的现象，还好象是谈动笔的机遇。所谓谈构思，是随意加的一个题目。你如果以为这几句话很平常，很容易做到，那正是我的初衷。

譬如说，不是完全想好了再写，这句话就太容易做到了。反之，让你完全想好了再写，就不容易做到

吧。让我们一起来做一番回忆。我们最初是怎么学做小说的。可能先要确定主题思想，可能先要开列人物表，设置人物关系，可能要安排情节结构，以至拟订提纲，分出几个部分，预计每部分写什么内容。其实，大可不必，这么干未免太书生气了。我的一位首长战争年代演过文明戏，他说没有剧本，演员按照分配角色上场即兴演出，演得很自然。这在一些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我写《眼镜》的时候，脑子里本来就只有男主人公陈昆这个人物，产生一个爱情故事的创作冲动的那会儿，就招来了女青年魏荣，并请许珍给他们当红娘。于是我就动笔了，这就好象是没有剧本，让角色各显其能一样。一写到魏荣回家，魏妈这个人物就活跃起来。魏妈的功劳不小，她把烧火做饭，打炉子和煨鸡汤连成一串串，前后贯通，非常自然，这简直是我意想不到的。我体会到形象思维有一种酵母一样的奇妙功能，它把你的一点想法迅速增殖起来，串成一条线，连成一大片。当然，这得有一定的生活底子。

写小说的开头几页，如同投石问路，使自己的思绪得到整理，朦胧的东西变得清晰起来，不确定的东西渐渐定型，于是整个作品的发展方向就确定了。所以开头几页宁可多写几遍，抄写得干干净净的，这样看着很惬意，越写越有劲。

如果说不是完全想好了再写，那么想到什么程度可以写呢？第二、三、四句话就是讲这个的。叙事

文学按照传统的写法，离不开故事情节的支撑，抓住一个悬念，就等于抓住了组织故事情节的要领。作者比读者暂时高明的那一阵子，就在于作者手中掌握了悬念，它能牵动和钳制读者的注意力，让读者关心人物命运，注视事态发展，揣摩结局如何。下笔伊始，特别要做到心中有数的是一个总体性的悬念，并由此确定故事发展的大体趋势。《眼镜》中的总体性悬念，就是作为共产党员的女青年魏荣，会不会爱上被社会偏见所歧视的“臭老九”陈昆。由魏荣想爱又不敢爱一个知识分子所引起的爱情纠葛，在政治风云和技术革新中渐次展开，构成这个故事发展的大体趋势。这个故事的结局，是魏荣请陈昆到家里喝鸡汤，并以一副眼镜为信物相赠，说老实话，这些我所满意的细节，都不是动笔前想好的，而是写着写着，就自然而然地写到那里去了。所以说，动笔前影影绰绰有个终点就行了。这个故事的终点，无非是他们的爱情可见端倪。当故事的总体性悬念解释完了，读者释念了，就赶紧收场，切不可拖沓，宁可让人说你没有写完。什么是悬念消逝的时候呢？拿放电影来说，就是观众不约而同地起立，椅子啪啪乱响的时候，因为这时候你再不比他们高明了，他们的注意力已转移到能不能赶上末班公共汽车上了。

我在课堂上讲的是六句话，形成文字就得照顾体例，省去了中间一句：注意情节的节奏感。文字有它自己的一定的运动规律，这个运动规律就体现在

方向性上,和节奏感上。方向和节奏开始是作者赋予它的,随后作者又得依从它,维护它内部的统一性。上面说到了你抓住了一个悬念,又把握了故事发展的大体趋势,它就具有一定的方向性了。说到情节的节奏感,我要提到早些年偶尔看到的一部百科全书,它对情节一词所做的解释,与我看到的其他辞书都不一样。我的印象是,它说情节是指故事发展的段落间所采用的衔接和交替的手法技巧。这个解释是很有趣的。它使我当即联想到章回小说中惯用的“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章回小说每一回都要从一个完整的故事上切一块下来,留个尾巴,留个悬念。这种衔接和交替的手法就能拴住读者。我每每动笔,都没想过写几个部分。这么一来,我就只能在写的过程中依从情节的节奏选择停顿处,往往是自己感到累了,想到读者也会累了,或者觉得应该留下点什么,就嘎然而止,空上一行,喘口气。注意了情节的节奏感,就能维持读者的阅读兴味。

心中藏着一个妙处,或者不妨写成妙趣——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如果没有一点点妙处,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有勇气有信心去写这一篇小说的。什么妙处呢?就是你有的,别人所没有的;就是你注意到了,别人不曾注意到的;就是你自我欣赏的那点东西。一个独特的结构形式,就是一个妙处。我写《眼镜》时就是这么一种心理状态,当然还有陈昆那种又可怜又可嫌的呆气,使我写起来兴致勃勃的。几个有

特色的细节,也可能萌发一篇小说。一位孀居二十多年的老太太,弥留之际,呼唤一个与她有短暂一段亲情的老大爷的名字,她的儿女们装了一段时间的马虎以后,还是把这位老大爷请来了。她不让儿女给她翻身,而要老大爷给她翻身,她不让儿女给她喂米汤,而要老大爷给她喂米汤。第二天老大爷提了一罐排骨汤去,半路上听说老太太已经死了。翻身和喂米汤这两个细节,不是可以让我们想到很多很多吗?这点点妙处,促使我写了《市井轶闻》。我写《南湖月》可以说有一肚子妙处(但也不是完全想好了再写的),街办厂的公章的奥妙,两个叫人嫉妒的大高个姑娘,马路上自行车的互相追逐,防老剂丁和益寿宁不是一回事,等等。我在写之前,不爱讲给别人听,这并不是怕走漏消息,而是一讲出去了,我就觉得空虚了,妙处也不神秘了。也因为这种心理,我一出门,就不知不觉地把没写完的稿子收藏起来,这大概是怕别人窥知到我那可怜的一点点妙处吧。

1981年12月

鼻腔里的钉子

——谈文学的悬念

大东门饭店西侧的空场上围着一圈人，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堂堂一表人男子在圈中间来回走动，表演小杂技，听口音是个上海人，一看便知是推销什么小商品的。

我凑近人圈的时候，只见他从地上抓起两颗铁钉，敲得丁丁当当响，以示其真。他宣称这两颗约有两寸长的真钉子，可以从面部进去，从后脑勺出来；从头顶进去，从臀部出来；从鼻孔进去，从脑门心出来。上海人说毕，将钉子的尖端伸进了鼻孔，一截、一截、又一戴地进入鼻腔，看不见了。我的鼻粘膜先是痒，渐而奇痒，象要打喷嚏又打不出来，全身肌肉痉挛，心里难受得无以名状，好象那颗钉子不是进了表演者的鼻腔，而是进了我的鼻腔。上海人神态自若地摊开双手，说明钉子确凿无疑地进入他的鼻腔，而不是耍魔术转移了地方。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的注意力，全被他抓住了。因为钉子要等会儿才能从脑门心出来，所以借此机会，他向大家介绍从上海带来的一

点去污片。这种去污片当然又是物美价最廉的。当场示范,效果灵验。我不想买也不想走,一直盯着他的鼻子。抢购到去污片的人一个个离去了,直到表演者和他的助手捡场,我还呆呆地立在那里。是什么拴住了我的心呢,是那个鼻腔里的钉子,是悬念的力量——真的钉子真的进了他的鼻腔吗?他的鼻腔能够容纳和容忍一颗两寸长的钉子吗?他将怎样把钉子取出来呢?尽管你明知这是江湖骗术,不相信钉子会从脑门心出来,但仍然想看看这个把戏怎么收场。

叙事文学何尝不是这样呢?作者总要在自己设计的那个“鼻腔”里,精心安放一颗(或一颗又一颗)钉子,让读者惦记着,猜度着,怀疑着,一旦钉子从“鼻腔”里(或别的什么地方)出来了,作者就把自己“商品”推销完了。小说对于读者的吸引力是由许多因素构成的,悬念的运用可以说是最基本的最不可忽略的因素。悬念不只是读者需要,不设置悬念,作者也无法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即使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或者是抒情色彩的小说,作者也要让读者跟着他寻找点什么,寻找一颗看不见摸不着的钉子。那个会做生意的上海人,最终并没有把钉子取出来示众,作者一般是要把钉子从鼻腔里取出来让读者释念的,而高明的作者或许会重新安放一颗钉子,让你掩卷而不得安宁。

或许有人以为运用悬念是传统小说的事情,现代派的出现宣告“说故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因而

无须运用悬念。其实不然。现代派的种种花招,包括它们所使用的文体在内,构成的是一个新式的更诱人的迷宫。它们或许不一定在鼻腔里安放钉子,然而那个鼻腔本身就是一个大疑团。当你接近卡夫卡的“城堡”的边缘,你就迷路了,如何走进“城堡”呢?能说没有悬念吗?

1982年11月

。从那时起，我开始了对《城堡》的阅读。

对《城堡》的阅读，开始于一个偶然的机会。

(那时，我又读了一遍) 读《城堡》时，我

从《城堡》中，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城堡》中，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城堡》中，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城堡》中，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城堡》中，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城堡》中，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城堡》中，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城堡》中，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城堡》中，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城堡》中，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城堡》中，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城堡》中，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城堡》中，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城堡》中，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